



# 诺亚《哑江》： 具有审美张力的童年叙事佳作

□舒伟

每当太阳落山之际，一条硕大的青蛇就出现在人们的视野之中，这时，“所有人都停下手里的工作，以一种庄严的神情凝望远方，时间仿佛静止了，天地之间只剩下一条长蛇。人们认为，只有当青蛇消失在大地的另一端，白天才算真正结束。”当然，时间是不会静止的，光阴恒久不变地流动着，伴随着物换星移、沧海桑田；而光阴是由日复一日的日出和日落构成的，光阴的造化形成了地球上的生命世界，以及在这个大千世界里的人类社会所演绎的人世变迁，悲欢离合，生生不息。青蛇掠过天空，穿行大地的这一幕就出现在青年作家诺亚所作少年小说《哑江》的卷首，此后贯穿于整部作品。这是以当代湘西城镇为背景的独具地域风情的现实故事，呈现的是在哑江流淌过的哑江县城，在散布着吊脚楼和砖房子的这片土地上，那些苗家少年们的本色生存状态与曲折多样的成长历程。

在平常的日子里，男孩田野总喜欢站在横跨哑江的灰色长桥上，眺望青蛇掠过天地全景。田野有点傻里傻气，大家都叫他“田野”。自从他走进学校的那日起，校园同学刘树就一心一意地拿他开涮，于是有了两个少年不对称的冲突。从一开始，刘树对田野充满敌意，肆意欺压，最终竟然逼得田野纵身跳进哑江……在哑江长桥的桥头处有一棵早已枯死多年的玉兰树，田野偶然间在这棵枯树上发现了一个花苞，经过同学们的共同浇灌和护理，成为了大家的精神寄托和美好向往。而刘树则逐渐失去往日的威严，被同学们孤立，他一时恼羞成怒，将那朵玉兰花瓣扔进了河中，田野为了找回玉兰树，不顾一切地跳入江中。

田野向善向美的坚定守望与刘树肆意妄为的恶劣行为形成鲜明的反差。然究其根本，这个看似无恶不作的刘树与田野其实同为当地留守少年。田野幼年时，父母亲丧生于矿洞塌塌事故，他一直由外婆独自抚养。刘树出生在当地一个裁缝之家，但母亲早逝，父亲外出打工，至今未归，刘树由外公独自抚养。同为留守少年，童年缺少父母的关爱和陪伴，情感是残缺的，不可避免地产了孤独心态，但二人的形态却是不同

的。田野的孤独在于难与同龄伙伴进行情感沟通并得到他们的接纳。然而在班上日渐孤立的状态下，外俊内秀的田野能够静下心来，做出别人做不到的事情。相比之下，刘树的心态转变来得更缓慢、更艰难，同时也更具启示意义。

刘树的父亲曾是当地手艺最好的裁缝，早年一家人的生活十分美满。不幸的是，妈妈病死，爸爸过于悲伤，变卖了家传的缝纫机外出打工，至今已10年之久。小刘树与外公相依为命，生活的艰难可想而知。这也是现实生活中因病致贫的真实写照，也是许多留守儿童困境由来。小刘树慢慢长大，到了上学的年龄，然而由于家境贫穷，他受到歧视。后来随着他越长越高，那些之前欺负过他的孩子在他面前变得唯唯诺诺起来，这也是刘树成为学霸的开始。田野的淳朴善良反衬着他的霸道恶行，逐渐唤醒了他的灵魂深处的良知。有一次，刘树失足摔下山崖，亏得田野报信，刘外公才得以把刘树送到医院救治。没有人去探望刘树，他再次回归了孤独。事实上，现实生活推动着他去回魂、去思考，逼着他去想一想自己为什么会活成这样。刘外公告诉他，是田野救了命的命，刘树幡然醒悟，当即去田野家磕头道歉。生活就这样在不经意间让刘树走出迷途，走向成长。怀着深深的内疚，刘树居然在那棵枯树上发现了另一个不起眼的玉兰花，于是悄无声息地加以浇灌呵护，直到它绽放成一朵玉兰花：这标志着一种精神生命的重生。这时外公告诉刘树，外出打工的爸爸回来了。

这短暂且令人伤感难忘的父子相聚成为刘树精神成长的另一种重要推动力。10年之后，刘树一家三代人久别重逢，等来的是令人黯然神伤的亲情纠葛，字里行间充满了作者对于生活中遭遇难处的小人物的温情。十多年来深深的委屈与怨恨一直压在刘树心底，如今终于等来父亲的归来，心中难免萌发出对未来的期盼。刘树满腔的心里话欲说还休，却得知爸爸还要再次出走，失望和苦楚再次压在心头。短暂的相处，刘树倾听了爸爸和外公的对话，听到了爸爸对刘树的倾诉，失落的孩子首次感知父母亲的情感世

界。作者细腻入微的叙述，呈现了普通人内心最纠结、最伤楚的深层情感。爸爸彻夜不眠，默默地缝补妈妈生前穿过的衣服，此情此景触动了孩子内心最柔软之处。当代心理学家发现，人类个体在一生中有不同的生命周期，每个周期都有自己的发展特征。在最初的岁月里孩子需要发展“基本信赖感”这一人格属性。短暂的团聚使刘树了解了父母的情感世界，缅怀并忠实于从生活中已经逝去的美好情感成为人生的重要支柱。刘树的成长经历了重要的转变，他的迷茫是从被欺负者变为学霸开始的，随后的转变则来自田野产生的认知，以及家世悲悯情怀带来的情感的升华，他最终决定原谅爸爸，同时为了减轻外公的负担，他决定退学，挣钱养家，这发生的一切体现了他人格的深层发展逻辑。当然，外公不会让他辍学，哑江小学教导主任向天歌更是高声喊出：“要上学！不收学费！”这一幕令人动容，潸然泪下。

通过田野和刘树这两个留守少年的生存处境相似性和行为方式的反差性，以及两者经过碰撞之后发生的变化，尤其是刘树心态出现的积极变化，作品呈现了在童年的人生道路上，对遭遇困境时采取的应对方式或解决办法，为少年读者提供了如何做出恰当选择的可能性。田野通达的赤子之心是高尚人格的体现，他的忍辱负重是自我本心的坚守，具有独特的人格魅力，这比任何其他经历更为重要。刘树走出迷茫的成长历程更加复杂，更加艰难，同时也更具儿童心理发展的社会认知意义。与此同时，以教导主任向天歌为代表的哑江的教育工作者对孩子们的不解守望也是帮助他们走出迷茫、走向成长的必不可少力量。

向天歌原名向三炮，他的童年就是另一版本的刘树，而他经历的是另一种人格的升华，或者说，他从“向三炮”到“向天歌”的蜕变完美地诠释了“长大后我就变成了你”。向三炮是个无忧无虑、没心没肺的顽童。有一天，他在哑江的渡口上遇见哑江小学的老校长赵其凉。赵其凉发现三炮有读书的天赋，在他的悉心培养下，三炮明白了上学读书的意义，并且改名为“向天歌”。后来，向天歌回到哑江，成为赵校长的接班人，而赵校长回



田野赵落英也成为学校的语文老师。这是哑江小学的新火相传，无论赵校长还是向天歌，老师们就是孩子们童年人生道路上的守望者。

之后，哑江小学的师生经历了开矿与迁校的冲突、洪水来袭、学校被淹、迁校重建等重大事件，就像经受了一场洗礼。学校完成了重建，天边又出现了一条青蛇，在特定意义上，青蛇体现了作者“感同身受想象力”，象征着童年精神和感觉的造化之物，就像歌德创作于18世纪末的哲理童话《青蛇与美百合》所致力于表达的，精神和感觉这两岸之间出现了一座永久的桥梁，那是青蛇用自己身体化作的宝石砌成的。可以说，在《哑江》的童年叙事中，青蛇就是一种寄托，一种成长的生命体验，当体验丰富到了相当程度后，青蛇就化作桥梁，连接过去和未来，连接传统和现代，连接童年和成年。

从整体看，《哑江》是一部具有审美张力的童年叙事佳作。作者对于哑江城苗家少年的童年生命经历是熟悉的，她真切地体验到苗家少年的生存状态，同时敏锐地捕捉到他们迷茫、向往和期待的情绪和感觉，作者对哑江的风物和生活都谙熟于心。更重要的是，作者将自己从现实生活中获得的最深切感悟和最深远的意义倾注在童年叙事之中，而她对于少年主人公及其家人所倾注的崇高的温情，体现了“道德的基础是美好的情感而不是理性规范”这一文学追求，使作品在艺术层面产生浓郁的道德诗意和美感力量，期待为当代少年儿童读者创作更多好作品。

## 创作谈

长篇章回《绿珍珠》初稿不过写了四个月，不停歇的修改却经历了一年多。每一遍似乎都改到自己满意了，但只要放上几天，不满意立刻又笼罩我。每一次修改都遇到细节的漏洞和生硬的情节、感情的贫瘠和文字的单薄。一年多时间里，我经历了无数的沮丧和懊恼，这的确是我写作生涯中最漫长、曲折和最不自信的一次写作，以至于不记录下来，我就不能往前走。

这本书酝酿的时间并不短，2016年写完短篇小说《念念不忘》以后就开始着手准备。当时为它特意准备了一个新本子，有什么想法和细节产生了，就记上去。直到2018年初，我的心里已经有了粗疏的故事框架、人物形象和情节走向，到8月份，写作的冲动越来越强烈，自负地认为自己可能要完成一个优秀的长篇章回故事。

不知道别的作家怎么样，对我来说，写作中的自信太重要了，如果不是心里揣着“它将是杰作”的念头，以我惧怕苦闷的心性，根本无法一个字一个字地往下写。我是一个需要无穷的激情和热情才能推动写作的人，一旦自信不够，觉得正在写的也许是一个平庸的作品，就会兴味索然，连把一个小小的句子写通顺都会觉得万分艰难。写到自信万分的时候，我会忍不住和朋友说，我可能要写出此生最好的作品了；写到不自信的时候，我觉得它就是一个应该毫不留情丢弃的垃圾。记得初稿写完尾声部分时，我合上电脑，闭上眼睛，任幸福的感觉在胸膛里如潮水一样冲刷，整整激荡了大半天。

这以后的两三个月，我没有去看过它一眼，好像把它忘记了。当然没有忘记，想起它一下，心里的某个角落就甜蜜一下，仿佛自己悄悄地藏了一个足以温暖后半生的宝贝。写作是多么奇妙的事情，它真是叫人活得起劲勃勃。经历了很难以言说的曲折过程，最后一遍的修改几乎没有遇到什么阻滞，像大河向东流，像瀑布坠下山崖。大的改动有三处，一是叙述人称，人称的改变导致每句话几乎都要重写。二是念念这条主线，原稿中念念失去绿珍珠树林和啾啾妹妹后，带着复仇和夺回树林的念头来到人类世界，接近木木，并利用木木完成自己的复仇计划。这种思路比较常见，落俗套，也容易让心理转折变得生硬。用了第一人称后，我重新思考了绿珍珠的“恨”。他们知道世界上有“恨”这种情感，但他们的心里产生了真正的恨，恨对他们来说是遥远的东西。念念失去了树林和啾啾，没有产生复仇的想法，她只是执着地想要让啾啾重生，树林的从灭而降完全是一个意外。就算是先提出“恨”的小野，他也无法让自己伤害木木，我浓墨重彩地写了他的恐惧和所有绿啾啾妹妹的恐惧，最终绿婆婆制止了悲剧的发生，“我们绿啾啾不伤害任何一个生命，从前不能，以后不能，现在也不能”。尽管绿啾啾如此单纯善良，但人类的城市还是遭受了摧毁，木木还是遭受了沉重的心灵打击。这中间，就有了不可名状的复杂和无奈。三是童话里的设定，童话里总是有很多设定的，比如要怎么样的条件才能有怎么样的结果，这是一种约定俗成的写法，就像在原稿中，念念要夺回树林需要一个人类的拥抱和一滴血，变得美丽则需要一个祝福。这样的设定在童话里很多见，有了设定，按照这个去写，会简单明确。但这太没有难度和艺术性，也经不住推敲，只要反问一句，凭什么是这样子？凭什么一个拥抱、一滴血、一个祝福就能让树林重生？这是谁规定的？在这一稿中，我去掉了简单的设定，让树林的重生既在意料之中又在意料之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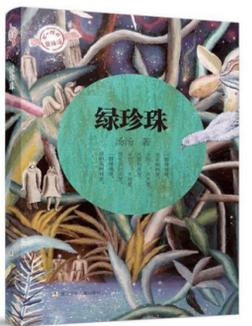
此外，还有许多细部的修改，比如把树精改成“绿啾啾”，这个改动我非常满意，既避免了“树精”这个过于老套的称呼，带来了新鲜感，又增加了活泼灵动的童话气息。而对童安这个人物形象的修改，也费了很多心思。在一稿中，童安最突出的特点是想要追求更辉煌灿烂的成功人生，修改了以后，我让童安把名利心和虚荣心藏起来，就像我们很多人，都把这种想法掩盖着，不好意思冠冕堂皇地说出口。童安是一个天才科学家，他对科学和世界有着强烈的兴趣和探索欲望，他相信世界上有某种肉眼不可见的神秘力量存在，代表着人类对大自然不停地探索和征服，包括科学不断地发展。这里边也包含着我对科学不断发展的反思，以及对人类世界日新月异变化的反思。科学不断地发展，也许正是人类贪欲的一种。人类对自然伤害的一步步升级，最后伤害到的一定是人类自己。我不做批判，也拒绝简单判断。童安在科学和虚荣里迷失了自己，他并不觉得自己所做做有错，所以他才会在面临生命危险的时候表现得从容，他觉得为科学事业付出生命代价是值得的。直到他感受到了绿啾啾的天真和善良，他的心被涤荡了，他反思了从前不曾意识到的一些东西，在那一刻，他是真正被感动的。那么，他走出树林以后，在喧嚣浮躁功利和虚荣的人类世界里，这份感动和心灵的澄澈又能保持多久呢？我觉得很恶。所以，我安排让他们遗忘，只有彻底的遗忘，绿啾啾才会有彻底的安宁。因为人性的贪婪、自私等弱点决定了人类很难变得更好，因此结尾也不是圆满的，还是有越来越多的绿啾啾在流浪，若干年后，等待绿啾啾的又是什么呢？只希望有一天，我们能真正敬畏自然，怀着谦卑的心，大自然才会更温柔地对待我们。童安这个人物让整个作品往前走了一大步，并且拓宽了作品的内涵和外延。

对照修改前后的《绿珍珠》内容，大的故事框架和内涵其实是差不多的，人类女孩木木与代表自然力量的绿啾啾理念之间的相识、伤害与和解，无论是人类女孩还是精灵女孩，都经历了可怕的噩梦，噩梦之后何去何从，心灵如何重建，幸福如何找回，世界如何回到美丽的模样。创造和毁灭、信任和欺骗、失去和得到、伤害和救赎，人生诸多两难处境，人类和自然相处过程中不可调和的矛盾以及艰难探索，还有对人类科学和文明、自然灾难的反思等等。虽然故事框架和主题内涵差不多，但叙述方式的转变带来了新的面貌，上一稿中出现的主题和理念大于故事的毛病，在这一稿中基本消解了。我自己的判断是，经过修改以后的《绿珍珠》好读了，气韵贯通了，自然圆融了，基本是一个厚实而轻盈、有力量且感人的童话故事。

这本书的修改是艰难和曲折的，经历的情感起伏也相当大，忐忑、沮丧、焦虑、灰心等情绪恐怕可以装好几个箩筐。它于我而言是一次心性的磨炼，褪去我内心的骄傲和自负，让我清楚地看到了自己写作上的局限和微弱的不才，使我清醒、谦卑，真实地沉静下来。还有一件有趣的事不得不提，我发现面对同一个作品，每个人关注的、在乎的、看到的常常完全不同，最后拿主意的、要取悦的只能是自己。《绿珍珠》面世以后，能否受到读者的喜欢是它的命运，我已无能为力。它的修改于我而言是一次心性的磨炼，使我清醒、真实地沉静下来。也许是我写作路上的一个转折和伏笔。

□汤汤

# 千百种滋味归于沉静



## 短评

150年前，一艘名为“鹦鹉螺”号的潜水艇“横空出海”。船长尼摩带领着生物学家阿龙纳斯和其他伙伴们，乘坐潜水艇遨游海底，“鹦鹉螺”号从日本海出发，经历7个多月的时间，行程两万多里，历经重重险阻，克服种种困难，饱览海底变幻无穷的奇异景观和各类生物，展开了一场神奇的旅程。在科学技术远没有达到深海潜水的时候，凡尔纳仅仅依据潜水艇的实验，凭借丰富的想象力和严谨的科学预见性，在《海底两万里》中虚构了这艘潜水艇，把读者带到最远的极地、最深的海沟，这艘神奇的潜水艇在艺术想象的助力下，迅速风靡全球，吸引了全世界的读者，尤其是孩子们的关注，在无数孩子心中埋下了潜水探险的海洋梦。

百余年后，梦想照进现实，文学点亮生活。一艘名为“蛟龙号”的潜水艇应验并实现了凡尔纳的艺术想象和科学预见。“蛟龙号”是中国自主研发的载人潜水器，曾在世界“第四极”马里亚纳海沟创造下潜7062米的载人深潜纪录，也是世界同类作业型潜水器最大下潜深度纪录。作为一部以“蛟龙号”为蓝本的小说而言，于潇潇的《深蓝色的七千米》融青春成长、海洋探险与现代前沿科技于一体，以付初、唐冉、梅兰竹、谢策几个少年的“海洋梦”为主线，讲述了他们因参观“蛟龙号”而激发起对海洋深潜的浓厚兴趣，到参选少年潜航员、蛙人，再到乘坐“蛟龙号”实现深海探险的过程中经历的种种考验和付出的努力，其间穿插着青春期的“必选项”——情感的困惑、成长的迷茫，以及对广阔世界的好奇。随着一道道“必选项”难题在惊险刺激又险象环生的海洋探险中“解锁”，读着《海底两万里》长大的少年们终于在浩荡的海风和炽热的阳光中乘风破浪、青春飞扬，广袤的大海、尖端的高科技、朝气蓬勃的少年、元气淋漓的青春，构成了小说明快通透的基调和清爽纯净的肌理；对理想的追求与探索、对英雄的向往与致敬，涂绘出小说饱满的精神底色；成长与探险，共同架构起小说叙事的交叉路径。

从小说的背景和选题角度而言，《深蓝色的七千米》是中国首部蛟龙号主题儿童小说，而从叙事内核、精神向度而言，这本书是一部具有鲜明时代特色的青少年成长小说。广义上，所有的儿童文学都是“成长”文学，文学叙事的对象定位决定了儿童文学或多或少都在展现成长。因此，成长是儿童文学的核心主题。但作为一种成熟的叙事类型，成长小说并不同于简单的生理意义上的“成长”，从歌德的《威廉麦斯特的学习时代》开始，成长小说一直探索的是现代意义上的人的精神成长与完善。每个时代对“成长”的定义与界定受到各自年代意识形态、社会思潮的影响，文学叙事对“成长”的呈现便也烙上了鲜明的时代印记。20世纪50年代的儿童文学作品中，潘冬子、草原英雄小英雄、小英雄雨来等儿童形象的塑造，从民族国家想象共同体的角度深度阐释了儿童的成长与民族想象建构同步。儿童成长的方向指向成人意义上的英雄，儿童的精神世界等同于集体主义、英雄主

# 看，那群乘风破浪的少年

——评于潇潇的《深蓝色的七千米》

□周荣



义、奉献精神。进入新时期以后，秦文君的《十六岁少女》、常新港的《青春的荒草地》等作品强调“苦难”的力量，侧重通过战胜生活苦难和精神苦难促使主人公成长，如极度贫穷的物质生活、失去亲人的情感打击、对成长“疼痛感”的执著构成了作品凝重、深沉的审美基调。这种对“苦难”的强调与全社会曾经经历的物质匮乏的环境相关，也与写作者的童年记忆相关。但儿童成长不仅需要苦难的历练，也需要明快的暖色温润心灵。进入新世纪以后，儿童生活的文化氛围、物质环境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儿童文学中的宏大叙事和苦难叙事“隐退”，“成长”的定义也随之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深蓝色的七千米》对成长的书写和切入，带有强烈的时代气息，一方面通过参与蛟龙号深海探险的过程，塑造青少年与时代发展同步的现代视野、进取精神与坚韧品格；另一方面在亲情、友情的矛盾与和解中，树立多元、积极、健康的世界观和价值观。

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延伸了人类的探索领域和认知范畴。《深蓝色的七千米》将成长主题与现代科技最前沿合理“嫁接”，小说中细致呈现了蛟龙号的工作流程、海洋世界的奥秘、深潜过程中水上水下的精密配合等科学知识，打开了一扇通往广阔世界的大门。付初、梅兰竹、唐冉参选潜水队员、参与深海探险的过程，是青少年认识世界、探索世界、拓展视野的过程，也是了解现代科技、形成科学思维的过程。海洋的诗意、浪漫与高科技的严谨、理性相交织，深海探险的紧张、压力与认识世界的兴奋、震撼融于一体。对英雄主义的塑造和重新定义是小说的另外一个突出特色。英雄人物具有强大的感召力和示范作用，尤其是对青少年的影响。《深蓝色的七千米》中塑造了潜航员付云海、叶林，科学家徐山南、杨敏等英雄人物。正是这些英雄的工作，激发了付初、唐冉等人对海洋世界的浓厚兴趣。

在《深蓝色的七千米》中，无论是付初、唐冉、梅兰竹等人在参选潜水艇和蛙人过程中遭遇的种种考验、付出的努力，还是互相协作克服突发危机事件，圆满完成首次深海探险，我们都惊喜地感受到了那种“穿越世界的旅行”中带来的理想主义情怀，那种在“无限的可能”中超越自我的生命意义和内在动力。那种纯粹而热烈的理想主义情怀，高昂的英雄主义精神，也构成了小说最强烈丰沛的情感驱动。儿童文学承担着培育心灵、塑造灵魂、树立正确价值观的使命。“无论是地面上的、空中的、还是海底的童话世界，也无论是拟人体、常人体、超人体童话形象，都有一个面对儿童世界的价值承诺问题。”《深蓝色的七千米》敏锐捕捉到新时代青少年心理和行为的变动，并作出准确有力的赋行和表达。小说虽然是以大国重器为蓝本的主旋律作品，但并没有生硬的说教、硬性的灌输，而是把时代重大事件和青少年特有的心理有机结合，将“主动权”交给青年人自己，调动青少年行动的积极性，让他们在探索海洋世界的过程中遭遇挫折、经受考验、认识世界、提升自我，从而树立起积极的价值观和开放的现代视野，这正是小说的意义所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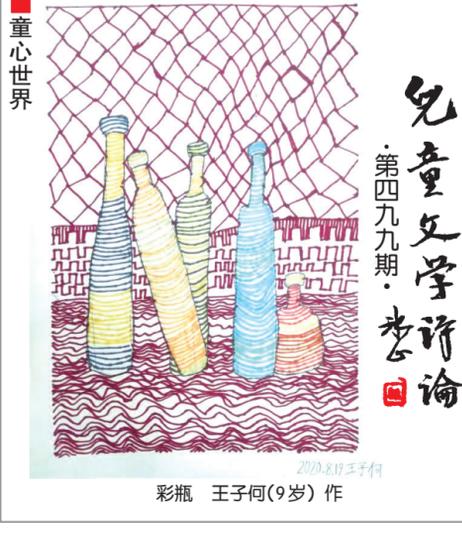
## 书讯

# 《新中国儿童文学70年（1949—2019）》近日出版



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至今，中国儿童文学与新中国风雨同行，走过一条光荣的荆棘路，取得了令人瞩目的丰硕成果与宝贵经验，以其独特的风采汇入中华民族浩瀚的文化史册，开辟了与世界儿童文学对话的道路。为梳理和研究新中国成立以来70年来的儿童文学发展轨迹，介绍新中国儿童文学历史和现状，大型理论书籍《中国儿童文学70年（1949—2019）》近日由长江少年儿童出版社出版。本套书由儿童文学评论家王泉根主编，李利芳、崔昕平、王家勇、王蕾共同组成编委会。这套书被列入湖北省学术出版基金项目，全书共495万字，荟萃474篇论文及3种长篇文章，涵盖小说、童话、寓言、诗歌、散文、报告文学、戏剧、影视、科学文艺、图画书及幼儿文学等儿童文学

主要领域，从发展思潮、理论观念、作家作品批评、文体建设、中外关系，以及儿童文学与出版传播、高校教学、阅读推广、地域文化等诸领域多维度展现70年中国儿童文学创作与研究面貌，勾画出中国儿童文学70年成长地图，同时把握进入新世纪第二个十年以后，尤其是党的十八大以来，儿童文学的新力量、新作为、新发展。（儿文）



彩瓶 王子何(9岁)作